

# 黄河尾闾大河之洲



□周洪华

沿着黄河遇见海。遇见海的一刹那,率先遇到一座城——垦利,黄河入海口就在这座城的辖域。

垦利位于黄河尾闾,典型的在河之洲,也是我国第二大河口三角洲——黄河三角洲的顶点轴心。

黄河文化,在垦利续写着神话传奇。这里有古代传说中的“息壤”,岁岁年年,一刻不停地“生长”着土地。《山海经》郭璞注:“息壤者,言土自长息无限,故可以塞洪水也。”黄河流经这里,用“息壤”驱赶海水,向大海索要土地,在漫长的岁月中,一厘一寸、一尺一丈,慢慢地淤积形成了以垦利为顶点的近现代黄河三角洲。

近代黄河三角洲,是黄河1855年从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流路形成的扇面型土地;而现代黄河三角洲,则是1934年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形成的扇状地形。一百多年前,站在垦利宁海遥望前方,大海浩瀚,波涛汹涌,水雾茫茫。黄河从黄土高原挟裹着“息壤”滚滚而来,劈波斩浪,一往无前。河水碰撞着海水,“息壤”在海底扎根,向海面生长,填海造陆,不断创造着中国最年轻的土地。今天,滚滚黄河依然每年在这里携沙造陆两万亩左右,使垦利成为全国“生长”土地最快的地方。

漫长的岁月里,不同地域迁移携带的原创文化在这片新生土地上不断磨合交融,形成黄河口独具特色,和谐包容的迁徙文化。

1939年,因生活所迫,我的曾祖父携家带口,由广饶县移居垦利东部的下镇洼,垦荒种田,定居下来。他们挖地窖子居住,引黄河水灌溉,春种秋收,勤劳耕作,扎根黄河口,繁衍生息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垦利是革命老区,是清河军区的大后方,被誉为山东“小延安”。红色文化在这里浓墨拓印,书写了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之情。这里土地广袤,水泽众多,芦苇遍野,红荆丛生,芦苇丛、青纱帐、红荆林成为抗击日寇的好战场。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在垦区建立了医院、学校、剧团、被服厂、枪械维修所、北海银行清河分行、晒盐合作社、军粮所以及垦荒生产单位,积极开荒种地,发展生产,为前线的八路军提供后勤保障。生产的粮食、食盐、被服,不仅供应了清河军区需用,还运往胶东、鲁南,支援了其他抗日根据地。当年,十多岁的母亲见证了垦区人民子弟兵帮助百姓下田耕作劳动、反扫荡中阻击日寇转移群众,老百姓积极送子参军、缴纳公粮、纺线织布、纳军鞋、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的军民鱼水之情。

垦利是胜利油田诞生地,是胜利油田的主战场和中心地带。

1965年,在垦利区胜利村附近32120钻井队钻探的坨11井,发现了巨厚油层,成为我国第一口原油日产过千吨的油井,胜利油田由此得名。这里是胜利油田的生产腹地,石油工人在这片土地上战酷暑、斗严寒,胸怀为国找油的雄心壮志,饮马黄河尾闾,逐鹿

渤海湾畔,在工作和生活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,发扬“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精神,在茫茫盐碱滩上,跋涉勘探,钻井找油,继大庆油田之后,勘探开发了新中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,创造了中国石油史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。

初秋的垦利硕果飘香,大地一片葱茏繁茂。站在坨11井纪念碑前,看着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的“中国第一口千吨井坨11井”烫金大字,仰望既代表“11”字符,又象征石油井架的不锈钢雕塑,以及其上象征“翻开石油史上新篇章,从胜利走向胜利”的打开型书籍塑件,我感慨万千。这座纪念碑展示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、为国找油的劳动成果,也凝结了光荣的石油会战传统和浓郁的石油文化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倥偬,纪念碑旁坨11井老骥伏枥,依然在蓝天下向地下争油。整洁的井场,已经看不到当年现场奋战的泥泞坎坷、野苇荒径,但这座纪念碑和垦利这片土地上遍布林立的井架,一直在诉说着石油精神,在书写着石油文化,在怀念着曾经奋斗的光辉岁月。

万里黄河,辗转奔流,在垦利区黄河口镇一路向东汇入渤海,富含泥沙的黄河水冲刷积淀,带来大片原生态风景。

沿着黄河一路向东,杨庙·黄河里风景如画,天宁寺生态林场树木蔽日,万亩葵园葵花向阳而生,永安稻田画色彩缤纷,民丰湖碧波荡漾,植物园百花盛开,城区绿植丰茂,田野郁郁葱葱,湿地星罗棋布,河道水系纵横,尽显绿色之姿,生态之貌。

沿着黄河一路向东,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芦苇遍野,水津交错,百鸟翱翔。高空俯瞰可见黄河水漫流而过形成的岗、坡、洼相间分布,波浪连漪状的“潮汐”地貌,似大树展枝,如丝带飞舞,神奇壮观。黄河水入海之处,黄蓝交汇,界限分明,堪称绝色风景。

海河相会处形成大面积浅海滩涂和湿地,成为迁徙候鸟重要的中转站、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。这里有草兔、狗獾、赤狐、艾鼬、黄鼬、丹顶鹤、东方白鹳、大天鹅、灰鹤、丹顶鹤、白鹭等野生动物千余种。每年秋冬季节数百万只飞鸟迁徙黄河入海口,在此繁衍栖息,被誉为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

漫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,蓝天上白云朵朵,大地上草木葱茏,良好的湿地生态,为各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生存的乐园,区内自然植被覆盖率高,拥有芦苇、柽柳、旱柳、杞柳、翅碱蓬、马绊草、野大豆、益母草、罗布麻、茵陈、蒲公英等野生种子植物数百种,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。

泱泱黄河入大海,四时景色各不同。步入黄河入海口,春风里,草木吐翠,犹如置身绿色的海洋,叶芽嫩绿,生机勃发;夏雨中,柽柳傲然挺立,兀自花开,芬芳馥郁;秋高气爽的季节,翅碱蓬红毡铺地,蒲公英随风飞舞;冬日里,湖冰透亮,芦花飞雪,万亩芦苇荡呈现浩荡之姿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□颜竹村

维港岸旁,腥咸的海风裹起浓重的海水向我扑来,货轮鸣笛,声音低沉而悠长,忽然间,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河号子,指尖不自觉地轻敲潮湿的围栏。

这是我来香港后第一个独自度过的春节,晚八点,对岸的霓虹灯闪烁不停,光晕和海水的味道牵动思绪,好像一下就飘回了鲁北的黄河滩——爷爷古铜色的臂膀在夕阳下泛着光,纤夫的号声混着浪花拍堤的节奏,在宽阔的河面上荡出老远。那调子像脚下的黄土一样厚实,听着听着,就能从曲调里品到泥沙的滋味。

过节了,怎么也得犒劳一下自己。我决定下馆子吃海鲜。听着我用蹩脚的粤语怯生生地点菜,临桌的阿公热情地拿起菜单向我介绍:“‘炸黄金’,这个必点啰!油炸黄金鲤鱼,是这里的头牌喔!”阿公边说边竖起拇指。

“黄金鲤鱼?是四个鼻孔的黄金鲤?”我问。

“怎么会有四个鼻孔的鲤鱼啊!”阿公笑道,眼角挤出细密的褶皱。

“阿公,这您就不知道了吧,在我老家,四个鼻孔的黄金鲤才是头牌呢。”于是,我颇有点骄傲地向阿公讲起我家乡的那条大河……

我生长在黄河岸边,爷爷曾做过黄河河工,爸爸也在河务系统工作过,黄河,已经是我融入血脉的存在。小时候,每年开春,我总吵着让爷爷带我去黄河入海口看凌汛,冰排迅猛撞击的声响,像极了春节包饺子剁馅的动静。那时爷爷总说,“瞧见没,浑水进了蓝海,可就认不出了。可它骨子里,还是黄河。”我乐意看这壮阔的奇观,更感触于爷爷那句朴实的话——水流千遭归大海,可它骨子里,还是黄河!

爷爷从小就告诉我,黄河是沃土之源,滋养着数不清的神奇,而那条四个鼻孔的黄金鲤,就是从这里找到的。“快看,金鳞赤尾,四个鼻孔。”爷爷从淤泥里捧出它,“四个鼻孔?”我笑:“爷爷,怎么会有四个鼻孔的鱼啊?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吧,它上唇两个,鳃盖两个,是专门用来滤泥沙的,只有黄河里才有这样的鱼。”爷爷突然认真地对我讲:“孩子,记住,只有这四个鼻孔的,才是真正的黄河鲤!”

那时的我只觉得它相貌喜人,却未曾意识到,想要和这位老朋友叙旧,竟变成了一件如此困难的事!就像儿时的我从未意识到,爷爷口中每到阴雨天就来访的“黄河记号”,竟是年轻时抢险被冰凌划穿的痕迹。

我轻挑起盘中的“炸黄金”,鱼肚雪白,外壳薄脆酥松。吃着吃着,我的眼前浮现出爷爷的模样——他撑起一捆纤绳,宛若黄河撑起一片经久不衰的骇浪,鼓动的青筋在更迭的岁月里翻滚,堆叠起龙的骨脊,炙热的身躯,又在无数次枪林弹雨中牵连着两岸的血肉,蛇形于壮阔的疆土之上。

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!阿公举起手中的冻柠茶与我碰杯,并执意替我付账,我反复推辞也没争得过他与生俱来的语言优势,便有些害羞地摸摸头,“阿公,这怎么好意思!”

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羞赧,爽朗地笑道:“这可不是免费的,下次我去内地找你,你可得请回来喔!”

“一定的!您想去哪儿尽管来问我。”

“就去黄河!”

“那太好了,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。”

“我闲得很,随时都行!”

“哈哈,那是几时啊,到时候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来招待您!”

“那是几时呢……无论何时,应是黄河入海时!”



主办单位:  
山东黄河河务局  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  
征文投稿邮箱:qlwbfnjzg@qq.com